



黎紫书小说的女性书写

The Feminine Writing in Li Zi Shu's Fictions

潘洁雯

PHOON KIT MUN

20ALB03383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4



黎紫书小说的女性书写

The Feminine Writing in Li Zi Shu's Fictions

潘洁雯

PHOON KIT MUN

20ALB03383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4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4
第四节 研究价值.....	6
第二章 女性形象的刻画.....	8
第一节 失足少女.....	8
第二节 沉沦情欲的妇女.....	11
第三节 独立自主的女性.....	13
第三章 不同视角下底层女性的困难与挣扎.....	16
第一节 残障女性的生活困境：古银霞.....	16
第二节 被家庭重担压垮的女性：江九嫂.....	19

第三节 自强自立的女性：谭燕梅.....	21
第四章 男性角色的负面形象.....	24
第一节 作为个人.....	24
第二节 作为父亲.....	26
第三节 作为丈夫.....	29
第五章 结语.....	32
引用书目.....	34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潘洁雯 PHOON KIT MUN

学号：20ALB03383

日期：2024 年 4 月 19 日

论文题目：黎紫书小说的女性书写

学生姓名：潘洁雯 PHOON KIT MUN

指导老师：黄丽丽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黎紫书的女性书写在马华文坛享有极高的评价，锋利的笔尖和细腻的描绘塑造了许多不同形态和样貌的经典角色。通过阅读她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藏在文字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和立场。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有着不同的个性，这些人物都摆脱了弱懦顺从的性格，以坚强独立的姿态面对社会的压迫，凸显出黎紫书独特的写作风格。男性角色在她的小说中处于边缘的形态，这源自于父亲在她童年中缺席造成的现象。为了研究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书写特质，笔者通过研究她的三本短篇小说和两本长篇小说，从中探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刻画，归类成三个类别：失足少女、沉沦情欲的妇女和独立自主的女性。接着，笔者发现黎紫书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底层女性经历的困难与挣扎，细读小说后总结出三个视角：全职全能视角下的残障女性的生活困境、第一人称视角下被家庭重担压垮的女性和不同人物视角下女性的自立与自强，窥探她们在困境中的成长与蜕变。最后，笔者也将小说的男性角色归类为三个类别：个人、父亲和丈夫，探究男性在小说中表露的负面形象，以及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笔者采用文本细读法和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叙事视角，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进行叙述，了解黎紫书女性书写中背后写作的意义以及独特之处。

【关键词】黎紫书、女性主义、女性形象刻画、叙事视角、男性形象

致谢

四年的大学时光来到了尾声。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让我的大学生涯从电脑屏幕开启，直到 2022 年才有机会重返学校上课。这四年里，透过线上和线下认识了许多可爱有趣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赶报告、一起玩乐的时光，让我的少了一半的大学生涯多姿多彩。

首先，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丽丽老师。老师在指导我的论文时，总是耐心地帮助我整理混乱思绪，为我提供许多有用的信息和意见。此外，老师总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和改正我的论文内容，为我提供修改建议，让我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份论文。感谢老师包容我的拖延症，不但没有催促和责备，反而不断鼓励我，让我可以安心的撰写整份论文。老师，谢谢您！

接着，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谢谢他们无条件地为我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让我能够专心学习，无需担心其他事情。在金宝上学的两年里，他们周末总会抽空从怡保驱车到金宝来看望我，也常常打电话关心我的近况。他们总会在我无助时给予我鼓励，在我感到焦虑时帮我排解情绪，让我可以打起精神完成为期四年的学业。

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她们的出现让我的大学生涯变得精彩难忘。一起赶报告、一起旅游、一起诉苦，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无比默契。感谢你们的出现让我的大学生活从来不会出现枯燥的情况，更多的是许多疯狂快乐的回忆。

最后，我要感谢嘴上一直说放弃，但却努力坚持至今的自己。曾经有无数次觉得自己不适合中文系，不断怀疑自己念中文系的决定是否正确。但我想自己已经得到答案，也不后悔选择了中文系。

第一章 绪论

黎紫书（1971-），原名林宝玲，出生于霹雳州怡保市。1993年，她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新闻工作，随后辞职到北京、伦敦、柏林等地旅居写作。1995年，她凭着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得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之后也获得了世界华文小说首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等等奖项和荣誉。黎紫书已经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野菩萨》《山瘟》《天国之门》《出走的乐园》等；长篇小说只有两部，分别是《告别的年代》和《流俗地》。除了小说集，黎紫书还有其他作品如微型小说集、散文以及个人文集。黎紫书的著作数量和成就与新生代的华人女性作家相比是相当显著的。王德威对此曾给出高度的评价：“作为一位马华女作家，她现阶段的成绩，已然可与英年早逝的商晚筠抗衡。”¹

透过黎紫书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笔下的文字透漏出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以女性的角度去探究社会中的人、事、物。女性角色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占据重要的地位，她们既可以负责推动着剧情的发展，也能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来叙述故事的发展，揭露不同状态下女性的处境和形象。细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她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并不是只有我们熟悉的女性形象特征：温婉、顺从、娇柔等等，而是带有浓烈的个性：张扬、勇敢、反抗、豁达……使得她的作品在角色上与其他作者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黎紫书独特的写作风格。

黎紫书的原生家庭并不美满，父亲在童年中的缺席让她对父亲的角色有着不好的印象，她的作品也有明确的体现。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都是负面黑暗的，只有极少

¹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联合报》，2001年，第4版（自由副刊）。

数的正面形象。女性在男性角色的剥削下常以卑微、凄苦、隐忍的形象出现，反映出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打压；她们后期觉醒和反抗的形象彰显出她们勇于打破传统刻板印象的勇气，控诉着社会对她们的不公，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利益。在她的小说中，男性在女性崛起后普遍失去领导者的地位和功能，成为依靠女性生活的附属品。

本文锁定黎紫书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析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刻画和在不同视角下底层女性的困境和挣扎。此外，本文也将分析文本中的男性角色，发掘他们负面的形象。本文意欲通过这三项议题，探究黎紫书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情况，以及男性在小说中的地位与功用。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动机

本文会选择黎紫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笔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一股熟悉感。黎紫书和笔者来自同一个城市，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街景都能和笔者的记忆重叠，阅读作品时宛如在观赏一部怡保昔日景色与历史的传记。她在叙述故事和描绘人物对话时，常出现粤语方言，让从小就使用方言和家人沟通的笔者更能够投入阅读当中。另外，黎紫书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有鲜明的形象。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些女性人物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们勇于对抗社会的刻板印象，会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打破传统的框架，依靠自己的能力自不再依赖男性存活，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探析她们的努力。

黎紫书多数的作品中都带有浓厚的女性书写色彩，笔下的女性人群也较为广泛。不同的年龄段、社会地位、活动范围让黎紫书作品中的女性有着不同的形象和经历，但其共同点都是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现实处境，描绘她们在男权背景下所承受

的痛楚和隐忍。另一方面，黎紫书笔下的男性角色与其他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地位。男性在文学作品中通常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和养活妻儿的责任。但她作品中的男性多数都是懦弱、丑恶、懒散等等负面的性格描绘，怠惰好色、一事无成、心理扭曲等都是她笔下男性普遍拥有的个性。这些卑劣的形象在黎紫书的作品中是常客，与传统的正面男性形象截然相反。

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从形成的。”²女性被社会的传统印象框在古板的规则中，强迫她们依照社会意义上的传统女性形象生活，成为一个“合格”的女子。我们可以发现黎紫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和遭遇都能与现实社会挂钩，让我们很难不去联想这些作品是不是作者在隐喻社会的黑暗面，抑或者是透过文学将童年的痛苦遭遇全数倾诉。对于男性形象的塑造，童年父亲的缺席是否让她对男性有着负面的印象，从而在小说中创造负面的男性角色形象。温任平在《野菩萨》的序言提及：“即便小说有虚构的自由，但小说的惊悸情节令人难免联想那会否是作者本身童年或青少年的不快记忆与创痛经验。”³再者，笔者在搜寻资料时发现以黎紫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为研究方向的论文不算很多，因而想要透过研究黎紫书作品中不同社会情景下的女性形象变化，以及对男性形象的丑化，了解作者塑这些类型角色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在黎紫书的短篇小说集《野菩萨》《山瘟》《天国之门》以及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和《流俗地》。对于短篇小说集，本文将着重中于有关女性书

²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309。

³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页4。

写元素较多的篇章进行探析。内容方面，笔者将会探讨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刻画、不同视角下底层女性的困难与挣扎以及男性的负面形象。笔者会从三本小说集中选取部分适用的作品，以及分析两部长篇小说，结合文本叙述来分析女性人物形象和男性负面形象的塑造和刻画，研究不同性格的女性在社会下的生存样貌。

研究方法方面，笔者主要运用文本细读法和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文本中的女性人物的形象和生存情况，以及男性角色的负面形象，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创作背景进行讨论。“细读法”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详细的分析和解释。⁴女性主义（Feminism）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包含男女平等的观念，意在消除对妇女及弱势群体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的歧视。⁵笔者也会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去探讨黎紫书笔下的女性在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和压迫，发现她们女性意识觉醒的背后原因，以及男性负面形象的存在意义。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有关黎紫书作品的研究有着不少的资料。笔者透过中国知网、华艺线上图书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以及网络搜索来取得和题目有关的论文和资料进行阅读和整理。笔者所阅读的论文大多混合多个小说作品进行研究，除了长篇小说有专门的研究课题外，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因出版时间比《流俗地》稍早，因而会出现和短篇小说篇章以综合的方式进行讨论的情况。经过整理后，笔者发现无论是本土或是海

⁴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引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页 185。

⁵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引导》，页 199。

外学者，他们围绕的研究题材不外乎为小说的本土性、国族寓言、马共书写、魔幻书写等。为此，笔者将资料整理成四个类型的题材进行论述。

首先是本土化。蒋成浩〈南洋爱与死：黎紫书小说的在地经验与景观书写〉以及和陈祖君共同创作的〈马华文学的在地经验与空间表征——以黎紫书小说创作为例〉都论及了黎紫书小说中的历史背景、地方经验和南洋景观。他的另一篇论文〈黎紫书小说的梦魇气氛与异质空间〉提出空间的构造影响着小说人物的心理，同时营造出浓重的梦魇氛围。石晓枫〈书写本土与面向世界：论黎紫书小说〉探讨了黎紫书小说的创作方向以及小说中的本土性。

接着是叙述视角。龙森祥〈黎紫书短篇小说的叙述视角解读——以《出走的乐园》及《野菩萨》为例〉和彭子芸〈黎紫书《告别的年代》之互文叙述分析〉都以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黎紫书小说中的结构和互文性，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窥探人物的形象和经历。梁豪〈解析黎紫书短篇小说中的符号取向——以短篇小说集《野菩萨》为例〉分析了文本中的符号取向，如第二人称“你”的视角运用、雨和火车的意象、男权形象与性的阐释和心灵符号等，探析作者的写作意图并带出人物的形象刻画。

再来是人性书写。朱崇科〈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探讨黎紫书小说中的历史描绘以及人物性格在历史背景下的塑造。李贵苍〈人的易错性与救赎自由之间的本源性裂痕——解读黎紫书的《天国之门》〉和金进〈日对魔境幻化人生的阴暗女巫——马华当代女作家黎紫书小说论析〉同样探讨了黎紫书小说中人性的塑造和描绘。

在女性书写方面，龙森祥〈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讨论了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创造、女性意识的构建、和女性意识的发展。彭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关键词的阐释边界辨析——黎紫书短篇小说为例〉中提到“女性书写”这一关键词，

学者分析了黎紫书中的女性书写元素并提出作品中尽管表现出对父权的抗争，却不仅限于男性独有的批判，论述黎紫书作品的独特性。

关于男性负面形象的研究，笔者只找到针对父亲角色的论文。孟玉〈论黎紫书长篇小说中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探讨了父亲的负面形象以及被边缘化的原因，同时也指出父亲的形象和马来西亚华人生存状况相呼应。杨美娆〈论黎紫书小说的儿童视角下的“丑父”形象〉通过儿童视角审视父辈违背伦常的罪恶，解构了父辈坚实可靠的刚强正义形象。

通过以上几个研究方向，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方向都是围绕它们展开。这几个方面都是研究女性书写必不可少的元素，本土化色彩、叙述视角以及人性书写都有助于分析文本中的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另外，笔者找到关于黎紫书小说研究以“女性书写”为关键词的资料相当稀少。虽无法大量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但这也为笔者开拓新的研究方向起到鼓励的作用。

第四节 研究价值

女性书写是当代文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黎紫书的作品几乎大部分都以女性为中心进行论述，深刻地描绘了女性生活的不易、情感的压抑以及低微的社会地位，为女性书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研究价值。黎紫书通过细腻的文字和不同的叙事视角，向读者呈现女性的生活处境、情感迷失、病态的性格等等。通过分析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塑造、成长轨迹以及情感体验，我们能够深入探讨作者的文学风格和其暗藏其中的女性主义观点。

另外，男性角色在女性书写中的形象塑造也具有研究意义。黎紫书笔下的男性角色塑造与传统印象中精明且具有领导能力的男性形象不同，男性在其小说中的形象是负面的，甚至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其作用只是凸显女性的成长和反抗。这个特点能够引领我们进行思考：他们的形象是否为文本增添不一样的寓意？作者刻画这一类的男性形象是否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联？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虽然黎紫书的作品已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但多数被研究的文本都重复被引用，忽略了其他同样具有研究价值的文本。因此，笔者想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采用稀少被引用的文本，尝试结合自身的看法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得出新的论点。笔者期望，透过这篇论文能够让大家发现，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并不只是纯粹的以女性的角度出发展开叙述，而是蕴含更多的不同的元素交织而成。

第二章 女性形象的刻画

黎紫书擅长描写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形态，通过描绘社会状况来呈现她们的生活样貌。我们可以发现销售中多数的女性角色都出生于社会阶层底端，她们从小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事物，生活环境对于她们个性的发展占据主要因素。这些女性角色的年龄层涵盖少女到妇女，她们的家庭状况多是单亲家庭、婚姻不美满、家庭不和谐等状况，对她们看待内心的情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黎紫书小时候的家庭状况、生活以及工作环境影响，见过人情冷暖和女性不易的她通过文字和笔尖，细腻地描绘出不同年龄层段的女性在生活境遇的改变下的心态转变，描写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在环境的影响下所呈现的性格变化和处事风格。

第一节 失足少女

少女，是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一个阶段。少女的阶段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重要时期，心理和生理的过渡期让她们的情绪和心智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少女这一类型的角色在黎紫书的作品中并不陌生，她擅于描写少女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来揭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其中，失足少女是黎紫书擅长也最常出现的角色。她笔下的失足少女群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生存环境和家庭影响着她们为人处事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推开阁楼之窗〉的小爱在一个充满控制欲的单亲家庭中成长。母亲当年的出轨事件导致她自小被父亲束缚，住在五月花旅社只有小天窗的阴暗阁楼里。“她憎厌父亲

的多方束缚，就如同她母亲当年”⁶，让小爱一直想着要离开五月花这个处处束缚她的地方和管教她的父亲。小爱承继了母亲姣好的面容和慵懒的体态，使得街坊们常将小爱和母亲作比较和说闲话。小爱的父亲张五月也因为女儿和亡妻相似的样貌和身形，无意识地将亡妻的习惯强加在小爱身上。旁人的闲言碎语加上父亲的态度，让小爱极度厌恶别人将自己当成母亲的缩影。她的叛逆心理在意识到自己的模样有了母亲的雏形后便“慌忙梳起辫子，甚至后来烫了一头波浪”⁷，企图将自己和母亲的形象区分开来却徒劳无功。虽然小爱做了很多努力，但容貌身段上仍旧无法摆脱母亲的阴影，让她更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

为了离开父亲的束缚和摆脱充满母亲阴影的五月花旅社，性格早熟的小爱不惜置身于一个流浪的说书男人，只因说书人那“相同的、不甘于摆布的眼神”⁸让她仿佛看见和自己同病相怜的人。小爱主动去他的房间并交出自己的身体，期望能够借助他的力量离开五月花，解开束缚着她的枷锁。但事实却很残酷，故事最后说书男人被杀害，小爱意外怀孕被父亲关在阴暗的阁楼。后期的小爱已陷入一个绝望的境地，长期呆在昏暗的阁楼让小爱逐渐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让她的性格变得阴暗。孩子的降临没有给她带来喜悦，产后抑郁使她有了杀子的举动。最后张五月顶替她的罪名入狱，小爱也如愿以偿离开五月花旅社，得到她想要的自由。波伏娃曾提出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那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认为自己有罪，或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⁹从小的禁锢让小爱无法从中感受父亲深沉的爱，只记得父亲对自己的束缚，让她想要通过逃离五月花来寻求自己的价值。她对张五月的冷漠也显示出她对父亲的失望，认为自己只是父亲豢养和母亲相像的替代品。笔者认

⁶ 黎紫书，《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页 56。

⁷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 60。

⁸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 61。

⁹ 波伏娃，《第二性》，页 332。

为小爱迫切想要离开的原因是想通过脱离父亲的束缚和熟悉的环境来寻找不同的自己。

《流年》中的纪晓雅是一个跟随母亲再婚的中学生。母亲的再婚和环境的变化导致她的性格孤僻敏感。她总是安静地呆着，日记是她表达情绪的唯一渠道。在家里，母亲控诉她安静得让她感到负担。虽然她的母亲在生活上对她表现得很关心，但她却没有真正去了解女儿内心的想法和青春期的心理需求，使得女儿的性格孤僻阴郁。在学校里，她也很少和同学交流，总是默默地将所有心事放在日记里倾诉，以至于和同学们感情疏离，混在人群中时会冒出“砌图里无端端多出来的一块，显得格格不入”¹⁰的想法。

家庭环境的变化让纪晓雅显示出早熟的心态，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分明是天使的年龄，但我有着三十七岁的世故和欲求。”¹¹在她遇见气质温润的庄望老师时，她确定了自己对庄望老师的情感。张京媛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女人的阉割界标受到了错位，它是由性欲和异性的渴望组成，通常是对父亲的渴望，其后是对男性伴侣的渴望。¹²纪晓雅在需要父亲陪伴的年纪失去父爱，她厌弃母亲再婚的丈夫形象邈邈，散发着和父亲相似气质的庄望老师让她燃起对父爱的渴望。她主动去参加庄望的书法课，学校假期会邀请庄望到家里教导书法。她会主动制造肢体上的接触，安排独处的环境发展他们这段不正当的恋情。纪晓雅迷恋庄望身上和父亲相似的气质，把他当成父亲的替代品。即使她在班上曾听过同学说庄望和女学生发展师生恋导致家变，也不曾动过放弃的念头。性格偏执的她在清楚知晓师生恋不会有好结果的情况下，仍旧执拗地坚持下去，只为从庄望身上感受缺席已久的父爱。这段不伦的师生恋最后以庄望转学离开告终。

¹⁰ 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2001），页134。

¹¹ 黎紫书，《山瘟》，页149。

¹²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420。

庄望的离开带走了纪晓雅的对父亲最后的念想，内心对于父爱的渴望也随着他的离开而消失。

第二节 沉沦情欲的妇女

情欲是女性羞于出口的禁忌话题，但黎紫书小说里的女性却毫不忌讳地展示自己对于情欲的需求。笔者整理出黎紫书笔下的两种女性角色：一、在享受情欲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时，仍然会保持清醒和理智的态度，总能在必要时刻抽身，回归原本的家庭和生活；二、因长期得不到情欲上的滋养，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不顾及道德和家庭伦理，以及自己的名声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

〈我们一起看饭岛爱〉的素珠是一名单亲妈妈，为了赡养儿子西门而投身收入可观的情色小说作家行列。她年轻时因经济拮据，企图掐死只有两岁的西门，导致母子俩的关系并不亲近。空荡的房子和西门的夜不归宿让她习惯性地将自己沉浸在网络的虚构世界中，寻求能够排解欲望和寂寞的对象。因为日常撰写情色小说，素珠的脑中时常闪过种种怪异的想法。例如她在聆听网友负离子马桶上的性爱经验后，会开始产生奇怪的想法，“素珠却会幻想着年轻的负离子，坐在马桶上和她招手。”¹³这让她认为自己好像在干什么坏事。这一罪恶感使她更加沉迷于网络世界中来逃避现实生活的烦恼和脑海中怪异的想法。她在深夜的网络上化身二十岁的花季少女，沉浸在和网友负离子的聊天和虚拟性爱当中，以此来排遣积压已久的情欲和内心的寂寞。虽然只是通过文字上传达露骨的情话，但负离子的语言让素珠感受到久违的情感滋润，让她越发沉溺其中。故事的最后，素珠发现平日和自己关系不和的儿子西门竟是每个夜晚和她

¹³ 黎紫书，《野菩萨》，页 58。

在网络上用文字缠绵的网友负离子。她和西门心照不宣地逃避这个现实，保持沉默的态度继续生活，作者也没有写下后面的情节发展。笔者认为作者想要透过情欲来讽刺这一现象，关系疏离的母子透过袒露彼此的欲望来获得肉体 and 心灵上的交流。

〈天国之门〉中弹钢琴的女人是一个育有三名孩子的母亲。她白日在教堂弹奏圣曲，夜晚却在林传道的房间和他交欢。身为基督教徒本应洁身自好，可两人却如同伊甸园里的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发展地下恋。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弹钢琴的女人看出林传道的恋母情结，林传道对她迷恋仅仅只是因为自己的身上有着他母亲的影子。同样的，她和林传道发展婚外恋是因为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性欲无法得到疏解才会和林传道有着肉体上的关系。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肉体关系更像是一种互利互惠的交易。弹钢琴的女人很少提及她的丈夫和孩子，当林传道开口探究，她只是捂上林的嘴巴，“不要问过去，不要问以后。你知道，我只想闭上眼，享受现在”。¹⁴ 虽然她沉溺于和林传道的不伦关系，但她并没有迷失自己。她果断拒绝林传道让她生一个孩子的请求，在第三次和林传道缠绵后，她因丈夫即将归来，果断斩断和林传道的婚外恋，回归原本的家庭。

与上面两位不同，〈蛆魔〉中的母亲对于情欲的追求已经冲破道德底线，甚至将主意打到亲生儿子身上。丈夫（少女的继父）逝世后，母亲不知从何时开始诱惑智商低下的儿子与其发生性关系，引诱孩子犯下错误只为疏解自己对性欲的渴望。“我听到野猫交媾的鸣叫、壁虎追逐虫蚁时发出尖细的讯号……以及母亲几轻压抑的呻吟”¹⁵，这惊悚震撼的一幕让少女如遭雷劈，同时回忆起小时候目睹母亲出轨的场景。当时父亲怒气冲冲，从雨中拿着斧头回来，抱起睡眼惺忪的她撞开房门“看见一对裸身男女霍

¹⁴ 黎紫书,《天国之门》, 页 98。

¹⁵ 黎紫书,《天国之门》, 页 42。

地从床上弹起”¹⁶，给父女俩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在上一任丈夫自杀后，母亲带着她嫁给和她苟合的男人。新婚当天母亲把她安置好后，不顾女儿对新环境彷徨不安的心情，转身和男人回到房间翻云覆雨。“我却一点也感受不到当中的喜气，只是无来由的觉得害怕，竟忍不住哭了……尔后的记忆便只剩一滩墨黑，以及在其中晃动的两个人体的弧线，还有一些野兽喘息般的微弱呻吟”¹⁷，凸显出少女母亲对情欲的迷恋和沉沦已经到达癫狂的状态，心中对情欲的渴望已经胜过母子之间的亲情。

第三节 独立自主的女性

女性经常被认为是弱者的存在，需要依附男性才能生存。黎紫书用笔墨打破这个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塑造出多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通过描绘她们的成功来向读者展示女性不同的样貌，证明女性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就一番作为，并不是只能仰仗男性的庇护生存。

《告别的年代》中的杜丽安是一个生活平凡的女子。虽然她的样貌出众，但她却没有将自己的将来和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反而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在事业方面，杜丽安展现出了独立女强人的风范。钢波消失的一年时间里，杜丽安把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波伏娃在《第二性》曾提出现代女性摆脱“他者”思想、走向独立的途径包括经济独立和人格完善。¹⁸杜丽安的行动体现了女性摆脱对男性依赖的刻板印象，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虽然经营生意的本钱由钢波出力，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小茶室扩展成街坊邻里间闻名的平乐居，即使多年后市场不景气也能坚

¹⁶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 43。

¹⁷ 黎紫书，《天国之门》，页 28-29。

¹⁸ 波伏娃，《第二性》，页 57。

持营业。她每天坐在收银处看管生意，通过结账和顾客交谈联络感情，积攒客源。对于钢波一声不响地离开，她并没有表现出颓丧，反而将因为父亲过世而搁置的新屋装修工程重启，下班后还会亲自到现场检查施工进度。除了经营茶室，她也在暗中置办房产，以沉稳不惊的态度盘下两间风水极好的店铺。杜丽安在钢波失联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心灰意冷，反而一边等待钢波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一边处理生活上的事情和工作。

在情感上，无论是对钢波或者叶望生，杜丽安都掌握着主权，处于上位者的姿态。前期杜丽安为了留住钢波的心不断做出努力，但后来钢波和庄爷闹翻脸，导致庄爷中风而踏上逃亡之路，让杜丽安的性格开始产生转变。钢波一声不吭的逃亡和了无音讯，磨灭了杜丽安对钢波的感情。钢波逃亡回来后，杜丽安对他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态度，不仅要求和钢波分房睡，也不让钢波碰她。至于叶望生，他们之间的感情从始至终都是杜丽安在掌控。杜丽安会在金钱上和精神上支持他的事业；当她向叶望生提出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女儿时，会特意强调那是她自己的孩子。当杜丽安发现叶望生同时和她以及刘莲发展恋爱关系时，果断地与叶望生斩断联系并大方地给予他赔偿。两个人各取所需，杜丽安获得情欲上的满足，并没有迷失自己的初衷，抽离时也果断迅速，只把感情当作生活中的调剂。

《卢雅的意志世界》的卢雅有着一个嗜赌的父亲，一家人为了逃避父亲所欠下的债务经常更换住处。家庭状况的不稳定让卢雅从小就有着成熟稳重的心智。卢雅十二岁那年，父亲因为赌博欠债给不出家用而离家出走，母亲被迫无奈留下卢雅三姐妹，到台湾“跳飞机”赚钱养家。因父亲的不着家，照顾妹妹们的重任落在了幼小的卢雅肩上。母亲会放心把三个小孩放在家里，是因为她深知卢雅的脾气性格能够照顾和保护好妹妹们。“卢雅有一股骨子里透出来的蛮劲……打她吧！她不闪不避，睁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母亲看。她的眼，锥子一样锐利，却又那么深邃，愈往里看愈看不透，像

同时含着厌恶与怜悯……”¹⁹ 卢雅的眼神和性格显露出坚强和倔强，让母亲放心将孩子们留在家中。母亲的这一举动让卢雅被迫成长起来，过早地适应严肃事务的世界，失去了当时年龄该有的童真。

卢雅的独立性格也体现在处事方面。在某个夜晚，沉浸在武侠小说世界中的卢雅没有察觉一个赤裸的男人正悄悄地通过攀爬那棵“……粗壮高大，那些火焰状的绿叶已经触碰到二楼屋檐的水槽和屋瓦……”²⁰的木瓜树抵达二楼。那个男人抓住二楼房间的窗花，唤醒卢雅幼小的妹妹们，展露自己的阴茎并在她们面前自渎。卢雅听见楼上的妹妹们发出尖叫和哭泣声，赶到二楼就看到这恶心又恐怖的一幕。她和妹妹们高声呼喊企图引起周围的注意，呼喊声在夜里回荡，却没有等到邻居施以援手。她们只能看着男人射精后用挑衅的声音模仿她们的哭声逃走。这件事让卢雅认清人性的险恶，认定不能依靠别人帮助。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妹妹们到后院，“几乎凭她一己之力，再加上一把木柄菜刀，就把城里最壮大的一颗木瓜树放倒了”²¹，只为了防止男人再度犯案来骚扰她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卢雅在一夜之中快速成长，在恐惧和无助中领悟到许多道理，凸显她独立坚强的一面。

¹⁹ 黎紫书，《野菩萨》，页 183。

²⁰ 黎紫书，《野菩萨》，页 177。

²¹ 黎紫书，《野菩萨》，页 178。

第三章 不同视角下底层女性的困难与挣扎

阅读黎紫书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她的作品没有固定的叙事视角。不同的叙事视角能够带出不同的角度和意义，除了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和带动他们的情绪，也可以给读者进行多方面的思考。黎紫书的作品不断出现底层女性的角色，她们因为性别原因常常遭到忽视，艰难地在社会的压迫下生存。黎紫书通过使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展现她们在生活中的困境以及为了摆脱命运而挣扎的情景，凸显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除了文学作品中普遍出现的第三人称视角，黎紫书在不同的作品中也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和多视角来呈现不一样的面貌，使得叙事结构更加多元化，多方面地凸显底层女性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她们的挣脱传统枷锁的努力。

第一节 残障女性的生活困境：古银霞

《流俗地》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叙事，带领读者从上帝的角度来观看锡都的人生百态和地方面貌。故事的主人翁古银霞天生双目失明，无法窥见世界的色彩和周遭的人事物，只能依靠父母、周围的人、电台等渠道来认识这个世界。通过“说书人”的视角，读者可以从中看见银霞在生活中经历的磨难与成长，进而了解到残障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障碍。

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提出了“叙述眼光”一词。“叙述眼光”指充当叙述视角的眼光，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即叙事者

采用人物的眼光来叙述。²²银霞作为《流俗地》的主线人物，很多情节都是围绕她开展。但因为她是眼盲的设定，读者无法从她的眼中去窥探小说里的世界，失去了“叙事眼光”的责任。全知视角的运用恰好的帮助读者走进小说的世界，以全方位的视角来观看故事的进展。

透过“说书人”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银霞周围的人对她的称呼都是盲妹，例如银霞在莲珠孩子的满月宴上喝醉酒，周围的人反应是“一边怪谁让盲妹喝酒”。²³视力障碍让银霞在生活中受到无数的嘲讽，“银霞确实觉得大辉很讨厌，总是叫她盲妹。喂盲妹，喊你怎么不回应？没听见吗？你是盲的还是聋的呀？”²⁴不仅如此，银霞在生活中也遇到许多障碍，例如她想养猫的意愿被父亲以眼盲为由拒绝和嘲讽；莲珠带她去询问义校上学的条件也因为眼盲被拒绝，甚至被劝说去学按摩和拉二胡，让银霞感到失望又愤怒。这些事件反映了残障女性在生活中的不易，因为身体上的缺陷导致她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去学习和生活，甚至会遭受别人言语上的攻击。

在盲人院遭受侵犯是银霞人生最黑暗的时光。因为眼盲而无法找出施暴者，父母为了保全她的声誉选择不报警，使得银霞只能默默忍受这一份痛楚和屈辱。虽然读者有着全知视角，但作者有意隐去了施暴者的身份，让读者无法得知。这里笔者猜测作者或许不想过多描绘施暴者，不知道施暴者对于银霞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当银霞发现自己怀孕，被父母带去堕胎更让银霞在生理和心理上承受多一份伤痛。银霞做完手术的那段时间，为了避免被街坊邻居发现端倪，她把自己藏在家中接近五年。如果不是父亲带她去应征的士台的工作，她可能会将自己囚困一辈子。作者透过这个情

²² 申丹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页189。

²³ 黎紫书，《流俗地》，页144。

²⁴ 黎紫书，《流俗地》，页27。

节侧面带出了现实底层女性的真实状态。现实中很多受害者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声誉，多数不会主动去寻求警方的帮助，只能自己独自承受，反映了女性的隐忍和悲哀。

的士电台的工作让银霞走出了伤痛开启新的生活。“那几年过的好不郁卒，直至后来来到电台上班，日子才算豁然开朗。银霞在那渐渐顺遂的日子中自得其乐，好像就渐渐忘记了过去的不快以及盲人院里发生的那些事。”²⁵那时母亲已经去世，银霞依靠这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并没有依赖开的士的父亲赡养。顾燕翎提出，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生存的目的必须以自我实现、自我潜能发展为优先。²⁶银霞虽然眼盲，但她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喜欢阅读和收听电台的习惯让她获得许多额外知识，使得她在电台的工作如鱼得水，甚至得到记者的采访和报章的刊登。“银霞知识之广，记性之好，那可是上过报纸，许多人都晓得的事。她在锡都无线的士电台工作，用了三年记下来一整个锡都大街小巷的路名，钜细靡遗，电台的的士司机们不为之哗然并广为传颂……很快的便有报馆和其他媒体跟进，派人来采访。”²⁷这段情节展现了底层残疾女性的成功与蜕变。强大的记忆力和广阔的知识取代了眼盲成为银霞的标签，也让她将自己从过往悲伤难过的回忆解放，迈向新的生活。

透过全知视角，读者见证了银霞的成长和蜕变，也了解到底层残障女性的困境。作者通过塑造银霞这个角色来带出底层残障女性所面对的困难和障碍，虽然眼盲，但银霞拥有一颗透亮的心。遭受巨大打击后，她曾经气馁和放弃自己，但她凭借强大的意志力让自己重新振作，最后闯出自己的小天地，脱离了困住她的阴影。作者巧妙地

²⁵ 黎紫书，《流俗地》，页 353。

²⁶ 顾燕翎，《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9），页 9。

²⁷ 黎紫书，《流俗地》，页 243。

以全知视角和眼盲的主角来叙述整个故事，让读者见证了一名底层残障女性的成长历程，凸显女性顽强的意志力。

第二节 被家庭重担压垮的女性：江九嫂

〈把她写进小说里〉以第一人称“我”为主要视角，描绘了江九嫂凄惨悲凉的一生。“我”是一名男性作家，为了完成自己以江九嫂为主角的小说，他亲身探访与江九嫂亲近的家人和朋友，从他们的话语中了解江九嫂的过去。江九嫂的一生都被家庭困住，被别人呼喊的姓名也不是她自己的本名，而是冠以丈夫姓名的一个代号。通过阅读“我”小说里面的内容和视角，我们会发现他对江九嫂过量的怜悯和仁慈。他甚至企图篡改事实来让江九嫂获得幸福，但后面却醒悟自己的笔永远改变不了女人的命运，凸显了底层女性被家庭负担压垮的悲苦命运。

通过“我”的视角，江九嫂命运崎岖的一生通过不同人物的话语和视角渐渐浮上水面。首先，“我”从张老师的口中得知江九嫂年少时的经历，原生家庭加注在江九嫂身上的枷锁让她无法逃脱和实现心中的理想。张老师在一场演艺晚会上被江九嫂扮演的天鹅公主深深吸引，觉得她像一位天使进而开始关注她。一次活动结束后，张老师送江九嫂回家时却撞见了她和父亲发生争执。因为女儿夜晚频繁参加社交活动，让他觉得女儿浪荡并怒骂道“你生在这个家里就别想可以变成凤凰啊贱货”²⁸，但江九嫂只是冷静地反击说自己从来不相信命运。江九嫂向往知识分子的精彩生活，频繁参加社交活动是她对命运的挣扎，期望能够摆脱割胶女工的身份。父亲的一番言论不仅透露

²⁸ 黎紫书，〈把她写进小说里〉，《天国之门》，页 125。

出要将江九嫂禁锢在这个小村庄，也展现出父亲作为掌权者对女儿的控制。这种控制欲潜移默化地移到了江九嫂身上，从她对丈夫张九施暴和劝说侄女留下的举动凸显出她对家庭的掌控欲，想要透过控制家人的自由来换得安全感。这份控制欲日后变成了家庭压垮江九嫂的原因。

随后，“我”从父亲的口中了解到江九嫂的家庭所发生的丑事。她的妹妹遭到叔叔的强奸意外怀孕，接受不了打击选择投湖结束自己生命来摆脱这份屈辱。爱妹心切的江九嫂半夜提着刀到叔叔家找他报仇，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悲愤交加的她把刀插入门板上，留下一个深刻的刀痕。她诡异的行踪被老苏看见，并且被她阴冷嗜血的表情和气场吓倒。老苏在此之前曾经看见江九嫂在月色浓重的夜晚像一只黑猫般窜过长街，追赶她那抛下妻子和儿女的弟弟。自此之后，江九嫂负担起了照顾弟媳和侄儿侄女的重任。她的丈夫江九性格弱懦无能，不愿意一同赡养妻子的娘家人，萌起逃跑的念头却被江九嫂打断了腿，最后因过于懦弱被江九嫂赶出家门。身无分文的他半夜跑回家里，想要拿钱当路费被蕙拒绝，最后在江九嫂的恐吓下落荒而逃。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懦弱无能的男性无法给予家庭稳定的依靠，让女性独自背负这份沉重的责任，自己却置身事外逃避问题和现实，展现出家庭对女性的迫害和悲哀。

除了抛弃家庭的弟弟和丈夫，江九嫂的侄女蕙也和父亲一样，将生活重担丢给江九嫂，自己怀揣着理想逃离那个让她感到窒息的家庭。通过“我”和蕙的交谈，得知她对自己的姑姑有着极大的怨恨。她因为自己智障的弟弟对姑姑的依赖开始产生怨恨，认为是江九嫂害死了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家里的成员。她提出自己永远无法原谅江九嫂，特别是自己儿时喜欢的猫咪只是因为偷吃饭菜被江九嫂残忍杀害，这份伤痛让她无法释怀，让她下定决心好像父亲那样离开。她把智障的弟弟丢给江九嫂，企图摆脱这个不幸的家庭。即使“我”听了许多蕙对自己姑姑的投诉和不满，他并没有完全相信蕙

的说辞，一直以理智的视角来看待江九嫂的过往。黎紫书曾提到，自己在创作时会把自己当成男性，以男性的视角去窥探女性的悲哀。她跳脱以往通过感同身受的方式来描写底层女性的处境，而是通过男性视角来揭露社会底层女性所经历的黑暗过往和无助，多方面展示江九嫂被家庭压垮的原因和过程。

通过“我”的叙述，读者清楚了解到江九嫂坎坷的一生。江九嫂最后和智障的侄子康留在旧屋相依为命，独自背负着家庭一系列的悲剧以及侄女对她的怨恨生活。她的一生都被家庭责任困住，失去追寻理想的机会，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她远去却无处宣泄情绪，变成一个冷漠阴沉的人。透过客观的男性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底层女性被家庭束缚的悲惨命运，而不是对女性的批评。她们一生都在为家人付出，不仅没有得到回应，反而被误解和憎恨，江九嫂阴暗的个性凸显出家庭的不幸对女性身心的侵害。

第三节 自强不息的女性：谭燕梅

黎紫书在《州府纪略》中展现了不一样的叙述手法。她塑造了九个角色，通过多重的声音让读者去聆听和拼凑谭燕梅的一生——唱戏、嫁人、革命、死亡。有别于全知视角，读者只能从这九位叙述者的眼中去了解谭燕梅的生活经历以及人品个性。谭燕梅的一生都流传着许多关于她的谣言，这些谣言影响着别人看待她的眼光和评价，反映出谭燕梅的生存处境。与上述的两位女性不同，谭燕梅的一生没有经历太多的阻碍，觉醒的女性意识让她在面对困境时游刃有余，凸显女性自立自强的一面。故事中的九个人物在不同的时期进入谭燕梅的生活，通过不同的时间段和角度进行叙述，让谭燕梅的人物形象塑造更为饱满和立体。

我们可以从李乾初这一人物了解到谭燕梅的家庭经历。谭燕梅的父亲原本帮忙大户人家打工，因识得几个字就被派去看管水月宫（原名坝罗观音庙）。李乾初小时候见过谭燕梅，知道她在布庄做剪布和在慈善社学戏，布庄休息就到水月宫帮忙。谭燕梅的戏曲唱得好归功于年少时期的练习，慈善社让她有了发挥的场地，姣好的面容和精湛的演出得到许多的人高度评价，让原本对谭燕梅有偏见的人物都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他们每个角色都对谭燕梅的演出赞不绝口，甚至每场演出都不会落下，足见谭燕梅的戏曲演出之精妙。谭燕梅精彩的戏曲表演赢得许多人的青睐，让她的名声在街坊邻居中获得无数的好评。这展现出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转变他者的负面印象，也凸显了底层女性也能依靠自己成一番作为。

戏曲表演让谭燕梅得到许多关注，同时也让她的生活被无数眼睛注视。在李承乾的视角中，当时的谭燕梅已经嫁作人妇。他从父亲口中听说谭燕梅好几次在演出后和在戏场卖花生的罗雁生一起回家，在楼下告别时还能听到楼上传来谭燕梅丈夫的咳嗽声。这让李承乾认为她是一个水性杨花、不守妇道的女人。但我们转换到赵锡贤（谭燕梅的丈夫）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谭燕梅并不是如李承乾描述的那样不守妇道。赵锡贤从小身体就不好，谭燕梅因为答应了他的父母会照顾他，毅然决定嫁给他。婚后谭燕梅尽心尽力地照顾他，让他对谭燕梅十分愧疚，认为自己无法给予她幸福还拖累她。外面的流言蜚语他是知道的，但他坚定地相信谭燕梅。在谭燕梅离开后，他拖着病弱的身躯等待谭燕梅的归来，只因为谭燕梅离开时在他耳边留下一句“等我回来”。即使被日军拖去承受残酷的刑法，他依旧顽强地活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谭燕梅的坚强，即使声名被污蔑依旧坦坦荡荡生活，丝毫没有被舆论影响。这也突显出当时社会下名节对女性的束缚，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自由。

透过廖兆国的视角，我们可以知道谭燕梅加入马共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当年曾经救下的男人，最后却发现男人和自己的好姐妹黄彩莲已经结婚。谭燕梅为了维护和黄彩莲的姐妹情谊决定放手成全他们，却被刘闻远强暴，被迫介入到他们的婚姻之中。她和黄彩莲因为刘闻远斩断了十几年的姐妹情谊崩，在军队里躲避着对方。谭燕梅和黄彩莲同时怀孕，谭在一场袭击中失去孩子，黄帮刘闻远挡下日本人的子弹，留下刚出生的婴儿撒手人寰。这一场袭击让谭燕梅醒悟，带着婴儿离开刘闻远和马共的据点回到赵锡贤的身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谭燕梅的果断与决绝，她并没有因为黄彩莲的离开留在刘闻远身边，而是带着她的孩子走出深山，即使知道会面对许多困难也勇敢面对，展现出女性的坚强与魄力。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色来叙述不同时间线下谭燕梅的经历与成长。因缺少了全知全能视角，读者只能从这些人物的描绘中拼凑出完成的故事时间线。谭燕梅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豁达的心态扭转了许多困境，展现出觉醒后底层女性独当一面的情景。谭燕梅因为责任嫁给了赵锡贤、后面加入马共找寻爱人、姐妹情谊的决裂以及目睹好姐妹的死亡，展现了谭燕梅崎岖的前半生。她凭借着强大的心理素质来转换局面，展现出底层女性勇于面对社会波折坚强又独立的一面。

第四章 男性角色的负面形象

黎紫书擅于创造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但是男性角色的形象刻画类型比较稀少和单一。她笔下的男性都有着相似的性格和品行，无论是作为个人、父亲或者丈夫，他们多数以负面黑暗的形象出现，只有极少数的男性角色是正面积极的形象。通过了解黎紫书的童年经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负面的男性形象大多数都是她对父亲的印象反射。黎紫书曾在采访中提及自己对父亲的看法，“父亲不是一个好人。从世俗的角度，从一个家庭的角度，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在各种评价上都是一个失败者”。²⁹这让她在写作时无意识中将心中对父亲的不满投射在男性角色上，塑造出各种性格和行为卑劣的男性角色。

第一节 作为个人

通过阅读黎紫书的小说作品，我们会发现她笔下的男性人物都拥有着卑劣的特性和数不清的缺点，在社会中总是背负着负面评价。这些男性角色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恶劣脾性，在情感方面更是抱持浪荡的态度，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巨大的伤害。黎紫书将他们描绘成玩弄女性感情的惯犯，凸显出男性薄情寡义、不负责任的一面。

《告别的年代》中的叶望生是有着清俊的容貌和挺拔的身材，加上他擅长以甜言蜜语讨女性的欢心，让许多女性沦陷于他的美色和花言巧语之中。叶望生是个心思不

²⁹ 〈黎紫书自称受苏童影响：他的语言独特且非常炫〉，中国新闻网，2013年5月13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3/05-13/4811262_2.shtml。

正的人，他凭着容貌优势来玩弄女性的情感，其中一位受害者便是杜丽安的继女——刘莲。叶望生和刘莲在成衣厂相识，因其出色的面容和温润的气质让刘莲对他倾心，认定他是此生的良人。他们交往时，刘莲不仅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储蓄借给他充当做生意的本钱，还将自己的处子之身交给他。可叶望生却脚踏两船，背地里和杜丽安发展婚外情，享受着和杜丽安偷情的欢愉。最后他因创业期间亏空公款的事件败露，拿着杜丽安给的分手费和刘莲借给他的钱人间蒸发。这让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的刘莲感到迷茫无助，在杜丽安的照顾和帮助下产下一对双胞胎，使得两个孩子一出生就无法获得父爱。我们知道男性的不负责任和冷酷无情，在情感和身心上对女性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们利用女性来获得钱财和性欲上的满足，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后就将她们抛弃，完全没有作为一个男人的承担和责任。

《天国之门》的林传道是一名基督教教徒，年幼时便被母亲送到神学院，毕业后在教堂担任传道一职，负责教主日学的活动主持。他表面上是一名负责神圣工作的传道师，背地里却和教堂负责弹钢琴的有夫之妇有着不正当的肉体关系。他迷恋着弹钢琴的女人散发着母性光辉的躯体，试图透过女人的身躯来找寻母亲的感觉。波伏娃提出男女婴儿经历了同样的出生和断乳过程，他们有着同样的兴趣和快感，也以同样的好奇与冷漠来探索自己的身体……当这种感受性发展到需要一个客体时，他们便转向了自己的母亲：那柔软、光滑、富有弹性的女性肉体，引起他们对性的渴望。³⁰“弹钢琴的女人常常强调我有恋母情结，我总是不语”³¹，凸显出林传道对其母亲的眷恋。林传道一边和弹钢琴的女人发展地下情，一边和教主日学女孩发生关系，夺走她的处子之身，并提出自己并没有去设计占有任何一副女性躯体的阴谋³²，凸显出他不负责的

³⁰ 波伏娃，《第二性》，页 309。

³¹ 黎紫书，《天国之门》，《天国之门》，页 89。

³² 黎紫书，《天国之门》，《天国之门》，页 91。

丑陋嘴脸。当教主日学女孩意外怀孕，兴高采烈地和林传道分享这个消息时，换来的却是林传道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回应，让她受到极大的打击，最后带着腹中的胎儿自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林传道是一个伪善自私的人，他只顾着自己的内心感受和身体上得到的快感，完全没有为女性的处境和所需承担的后果设想。

《州府纪略》中的刘闻远是一名马共成员，在逃避追杀时被少女时期的谭燕梅所救，在水月宫住了十几天才离开。通过谭燕梅小时候的玩伴罗雁生描述，谭燕梅在救下刘闻远后，被问及和他的事情时“口很密，但脸红红，头低低，眼睛发亮”³³，让罗雁生认为两人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之后刘闻远重遇谭燕梅，他的内心独白确实了他和谭燕梅之间的密事。“她长大了；仿佛在那脸上颈上，还有我以前留下的吻痕。”³⁴当时救下刘闻远的谭燕梅年纪尚小，而且刘闻远当时遭到英军的追杀，诱惑谭燕梅时根本没有考虑她之后的处境，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同样的，在他得知谭燕梅也加入马共后，全然忘记自己已有妻子，将谭燕梅拖进矮青芭里强暴。事后他看着阳具上的血迹得知嫁过人的谭燕梅还是处子身，为自己夺得谭燕梅的童子身感到窃喜，丝毫没有犯错的懊悔，也没有对妻子的愧疚之心。他周旋在谭燕梅和黄彩莲之间，用不同的名字欺骗着两个女人，让昔日的好姐妹因为自己反目成仇，而他却享受齐人之福。故事最后黄彩莲生下孩子为他挡枪而亡，谭燕梅心灰意冷带着孩子离开。我们可以看出刘闻远的不负责任、冷漠、自私伤透了两个女人的心，展现了男性对婚姻的不忠和对感情的戏弄，凸显这些男性的丑陋嘴脸。

第二节 作为父亲

³³ 黎紫书，〈州府纪略〉，《山瘟》，页 28。

³⁴ 黎紫书，〈州府纪略〉，《山瘟》，页 45。

父亲，是家庭的支柱，是孩子们敬仰的对象。从小我们被教导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是家中强大又神圣的存在和依靠。曾麒麟提出父亲在马华文学中承担着历史开创的重任，是神圣威严的代表。³⁵但在黎紫书的作品中，她塑造的父亲形象都与传统的认知背离，笔下的父亲角色多数是性格懦弱、行动懒散、不思进取等等的负面形象。这些父亲的角色不仅无法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其所作所为还让孩子们留下影响他们一生阴影。

〈某个平常的四月天〉的老李重男轻女，对待儿子和女儿极度不公平，只因肖瑾刚出生时“没有像其他刚坠地的婴儿般啼哭”³⁶，被奶奶认为是扫把星，从而不待见这个女儿。他会在儿子生日“把两粒红鸡蛋及一张五十元钞票”³⁷塞到他手上，却不记得女儿的生日，也不会送上礼物。得不到关注的肖瑾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小镇上的人觉得她像是患上自闭症的女孩。³⁸老李出轨橡胶工厂的女书记，被前来转达母亲嘱托的肖瑾发现这个秘密，“老李赤裸裸的身子像极了一条发育不良的壁虎，胶厂书记小姐双腿盘在他的腰上，像一只枷锁般紧紧扣住了男人。”³⁹这一幕让肖瑾受到严重的打击，转身落荒而逃。老李回到家后，无声地威胁肖瑾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母亲。父亲的出轨和警告形成双重打击，导致肖瑾的自闭症愈发严重，把自己关在房间来逃避现实。波伏娃提出，如果把女孩当成男孩来培养会避免许多问题，在男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缺陷。⁴⁰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父亲在女儿的成长中缺席，以及做

³⁵ 曾麒麟，〈浅议黎紫书小说中的懦弱男子形象〉，《文教资料》2014年第16期，页39。

³⁶ 黎紫书，〈某个平常的四月天〉，《天国之门》，页152。

³⁷ 黎紫书，〈某个平常的四月天〉，《天国之门》，页151。

³⁸ 黎紫书，〈某个平常的四月天〉，《天国之门》，页149。

³⁹ 黎紫书，〈某个平常的四月天〉，《天国之门》，页153。

⁴⁰ 波伏娃，《第二性》，页324。

出对不起家庭的事情，导致女儿的性格自卑内向，反映了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的女性命运和困苦。

《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的父亲无所作为，将应该承担的责任抛给家中的女性，自己却坐享其成。他嗜赌成性，曾经因赌博欠下债款，债主上门讨债时没有反抗的能力，连累妻子和儿女受到伤害和惊吓。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杜丽安的妈妈每天踏三轮车摆摊售卖炒粉和糕点来贴补家用，杜丽安也会帮忙出摊来减轻妈妈的负担，凸显出父亲的懒散和无能。在父亲看到女儿的男友钢波送来的礼物时，他瞬间两眼放光，全然忘了钢波曾在收债时打伤他的耻辱和伤痛，眼里只有价值不菲的礼物。即使对方是黑社会，他也愿意让女儿和这样危险的男人相处，只因自己可以依靠女儿过上优渥的生活，显露出贪婪的嘴脸。另一方面，钢波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他专注于私会党的事业和到处沾花惹草，对于住在渔村那边大房的孩子们不管不顾，跟在他身边的石鼓仔和刘莲也没有给予过多的关心。他对孩子们的不管不顾导致了石鼓仔和刘莲落得凄惨的下场。刘莲因为缺乏父亲的关注导致陷入叶望生的爱情骗局之中，失财又失身，被迫和亲骨肉分开，和杜丽安分别抚养孩子；石鼓仔因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溺爱，一事无成，最后染上吸毒的恶习，离家出走在外流浪；渔村那里的第二个孩子家庭出现状况却得不到钢波的帮助，最终走向家破人亡的悲剧。杜父和钢波的举动都彰显着身为父亲的失职，对孩子稀缺的关心导致他们走向凄惨的结局。

《流俗地》中的大辉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的父亲。大辉的失踪长达十五年，走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或财物，让照顾三个孩子的重担落在毫无经济来源的妻子蕙兰身上，使得蕙兰必须求助父亲叶公才能养活三个孩子。蕙兰因父亲年迈无法长期供养她们母子三人，只能重操旧业回到酒楼上班来赚取生活费，支撑一家老小的开销。大辉失踪的日子里毫无音讯，丢下三名年幼的孩子不闻不问，使得只有年纪稍长的大女儿春分

记得父亲的样貌。父亲的缺席让孩子失去父爱的滋养，忙碌的母亲无法弥补这份情感空缺。这导致了他们的长女春分和混混私奔，未婚产下一个女儿，凸显出大辉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职。此外，大辉在处理事情时完全没有考虑过家庭的状况，总是跟随内心随意的做决定。他原本在百利来酒楼上班，但后来金融风暴的来袭让酒楼的生意一落千丈。大辉听信食客的鼓动以及环境趋势，毅然辞职和其他股东合作卖起串串锅。后来串串锅的生意被竞相模仿，失去了独特性和丰厚的利润，性情急躁的大辉和股东拆伙结束了串串锅的生意。他丝毫没有考虑过家庭的处境，拆伙的钱根本无法支撑一家四口的开销和各种贷款，也没有任何计划，只能依靠妻子向岳父借钱，甚至典当自己和孩子的金饰贴补生活开销。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辉做事只顾着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对未来毫无规划，以至于让妻儿过着漂浮不定的生活，无法给予家庭一个坚定的依靠。

第三节 作为丈夫

曾麒麟提出丈夫对于女性，是她们在外受伤后安抚心灵的良药，是避风港，是支持她们勇往直前的依靠。⁴¹黎紫书笔下的已婚男性除了无法胜任父亲的角色，也无法扮演给予妻子安全感和依赖的合格丈夫。他们对妻子漠不关心，无法给妻子提供情绪价值。不仅如此，这些男性对家庭毫无责任心，遇到事情就以离开的方式来逃避现实，把责任抛给妻子承担，彰显懦弱无能的一面。

〈赘〉中的阿胜对妻子静芳没有任何的关心，对于静芳所面对的苦恼和精神状态的不稳定一概不知。静芳因为肥胖的身躯常常感到自卑，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遭受到不怀好意的触碰和侵犯。阿胜在听到静芳诉说自己在拥挤的巴士遭到一些陌生男性非

⁴¹ 曾麒麟，〈浅议黎紫书小说中懦弱男子的形象〉，页 39。

礼感到被羞辱和委屈时，他的反应非常冷淡，只说了一句“算了算了”。⁴²他不仅没有给予静芳安慰，反而认为是静芳小题大作，丝毫没有展露出丈夫对于妻子的关心。阿胜的冷漠态度让静芳寒心，“连你也不信，或不在意”⁴³，间接地加重了静芳对自己肥胖身材的自卑心。除此之外，阿胜对静芳为家庭付出的努力都是冷眼看待。为了让丈夫和孩子能够品尝美味的菜肴，静芳苦心钻研厨艺，在挑选食材上更是精挑细选。可是阿胜和孩子对于静芳的努力视若无睹，把吃饭当作是维持生命体征的事情，既没有赞赏也没有把菜肴吃光，每次都由不愿浪费食材的静芳把剩菜吃完。每晚睡觉前，他会像给家用似的和静芳聊十五分钟，内容都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和母亲的近况。⁴⁴他对于静芳的情况和心情漠不关心，甚至在静芳和他分享生活上的趣事时忽然入睡。⁴⁵笔者认为，男性作为丈夫无法给为家庭忙碌的妻子提供情绪价值和依靠，是一位丈夫的失职，也凸显男性对于伴侣的不重视，只照顾自己的情绪。

《流俗地》中的大辉对待妻子的态度更为恶劣。他在婚姻中对妻子不忠，有过无数次的出轨，让妻子感到心寒却因为深爱而选择原谅。他全然忘记自己已婚的身份，凭着出色的外表在外接受其他女人的诱惑。在他失踪归来后，苦心等待丈夫的蕙兰却听到他在外面有一个中国情妇。蕙兰忍不住和他大吵一架，最后因深爱着丈夫选择小事化了。除了出轨，他还对妻子施暴，“那年大家听说他堕落极致，被情妇抛弃，回家来嗑药嗑嗨了，抓住老婆的后颈，一下两下，把她的头面直撞到墙上”。⁴⁶这个举动把妻子、岳父以及孩子们吓得不轻，使得深爱他的蕙兰狠下心来把他赶出家门，避免他再发疯伤害自己和家人。此外，大辉做事我行我素，丝毫没有考虑妻子的想法和感受。

⁴² 黎紫书，〈赘〉，《山瘟》，页 186。

⁴³ 黎紫书，〈赘〉，《山瘟》，页 186。

⁴⁴ 黎紫书，〈赘〉，《山瘟》，页 200-201。

⁴⁵ 黎紫书，〈赘〉，《山瘟》，页 201。

⁴⁶ 黎紫书，《流俗地》，页 17。

例如大辉想要把家里购置已经六年的国产车换成日本车子，确定以后就自己去车行挑选和购买车子。他这个举动让蕙兰感到不满，他没有和蕙兰商量细节就冲动做出决定。那时候大辉的串串锅生意刚起步，家里还有一个孩子需要赡养，用钱方面需要规划。他这个举动展现出大男人主义，只在乎自己的想法，不把妻子的思虑纳入考量之内。

第五章 结语

黎紫书笔下的女性有着不同形态的面貌，每个人物的独特性格都蕴含着作者赋予的意义。笔者在研究文本时发现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涵盖少女到妇女的阶段，不同的年龄层的女性都有一个独特的形象。失足少女引出缺乏父爱的女性隐藏的心理问题；沉沦情欲的妇女对情欲的迷恋和渴望；独立自主的女性经历挫折后觉醒的女性意识并沉稳地面对难题，展现出女性在不同的时期的面貌和经历。接着，黎紫书通过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叙述来自社会底层女性的困境和挣扎。作者在《流俗地》中使用全知全能视角带领读者观摩盲女银霞的生活日常，展现出残障女性在生活上的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以及言语上的攻击。《把她写进小说里》则转换为第一人称视角，以“我”的角度逐步拼凑江九嫂被家庭重担磋磨的一生，凸显她的无助和悲惨的人生。《州府纪略》以九个叙述者为框架，从他们的叙述中了解不断身陷流言蜚语的谭燕梅坚强自立的一生。最后，笔者从个人、父亲、丈夫三个角度出发，揭露了男性的负面形象，凸显出他们的懦弱、不负责任、不忠等卑劣个性，批判他们对家庭和伴侣的忽视和伤害。

笔者发现黎紫书在塑造角色时会不经意代入自己的人生经历，使得人物形象更为饱满生动。她曾在演讲中透露自己本身就是女性，以女性视角写作是一件自然的事。她的妈妈生育了四个女儿，父亲长期的缺席，加上就读女校让黎紫书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得心应手。她通过观察世间百态和接触过的女性，以文字的方式描绘女性在社会上普遍面对的磨难，凸显她们生存的不易。父亲的缺席让黎紫书从小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父亲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以至于她的小说里总是出现负面的男性角色，描绘他们对家庭和女性做出的伤害和背叛，反映出她对于男性的仇视和不满。

最后，在撰写这份论文时，笔者遇到一些挑战。虽然黎紫书的作品广泛被前人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数集中在一些较为出名的小说篇章和课题。笔者引用的部分小说作品甚少被学者讨论，导致笔者在收集和查找参考资料时面对不足的问题，只能依靠自己的理解以及导师的指导完成。笔者认为学界能够将目光放在黎紫书较为冷门的小说中，或转向她的微型小说集，以新的研究视角来发掘黎紫书作品的魅力和特点，传达给广大的读者。

引用书目

专书

顾燕翎，《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9。

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2001。

黎紫书，《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黎紫书，《流俗地》，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20。

申丹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引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译著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新闻或杂志文章

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联合报》，2001年，第4版（自由副刊）。

期刊论文

陈祖君、蒋成浩，〈马华文学的在地经验与空间表征——以黎紫书小说创作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页160-165。

蒋成浩，〈黎紫书小说的梦魇气氛与异质空间〉，《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0卷第3期，页25-33。

蒋成浩，〈南洋爱与死：黎紫书小说的在地经验与景观书写〉，《华文文学》2022年第5期，页42-50。

金进，〈日对魔境幻化人生的阴暗女巫——马华当代女作家黎紫书小说论析〉，《中国现代文学》2010年第17期，页225-242。

梁豪，〈解析黎紫书短篇小说中的符号取向——以短篇小说集《野菩萨》为例〉，《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4期，页75-79。

李贵苍，〈人的易错性与救赎自由之间的本源性感痕——解读黎紫书的《天国之门》〉，《外国文学》2011年第6期，页48-54。

龙森祥，〈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文学评论》2020年第38期，页11-12。

龙森祥，〈黎紫书短篇小说的叙述视角解读——以《出走的乐园》及《野菩萨》为例〉，《玉林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38卷第6期，页112-116。

孟玉，〈论黎紫书长篇小说中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文学艺术周刊》2023年第15期，页14-17。

彭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关键词的阐释边界辨析——黎紫书短篇小说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页70-75。

彭子芸，〈黎紫书《告别的年代》之互文叙述分析〉，《华文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3期，页163-188。

石晓枫，〈书写本土与面向世界：论黎紫书小说〉，《国文学报》2016年第60期，页103-128。

杨美娆，〈论黎紫书小说的儿童视角下的“丑父”形象〉，《名作欣赏》2012年第26期，页61-68。

曾麒麟，〈浅议黎紫书小说中的懦弱男子形象〉，《文教资料》2014年第16期，页38-43。

朱崇科，〈论黎紫书小说中的“故”“事”“性”及其限制〉，《当代文坛》2015年第4期，页53-57。

网络资料

中国新闻网，〈黎紫书自称受苏童影响：他的语言独特且非常炫〉，2013年5月13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3/05-13/4811262_2.shtml。